

第一章 风云乍起

东方欲晓。

马群整整奔驰了一夜。

西门鹰骑在赤炭火龙驹上，举目远眺，见天山已经隐约可见。只要穿过前面这条深远幽长的峡谷，天山便举足可登了。他抖擞精神，催马前行。

西门鹰年近五旬，身着锦袍，鹰眼狼腰。在他身后紧随着清廷四个名将“八旗四猛”，他们都是虎背熊腰，金盔银甲，手执金光耀眼的开山巨斧。在他们身后是清廷侍内高手，各个坐骑龙骏，威风凛凛。中间是御林军的精骑骑兵，其中有身怀绝技的八旗名将，还混杂着被西门鹰收买的一部分武林败类，这些人都是宇内一流高手。

这三百多人的马队，疏密有致，缓缓而行，无声无息

中，却透着一种令人恐怖的杀气。

愈接近峡谷，西门鹰心中愈不安起来——前两日“病公子”飞鸽传书，说近期江湖中出现一个从东瀛来的神秘老人，自称“复仇使者”，已先后杀死了十二位武林英豪。其武功怪异，骇人听闻，至今尚无一人能在“复仇使者”面前幸存，一时间武林中人惶惶不安。

为此，武林领袖——天山派掌门，号称中原大侠的镇八方邓禹秋撒下英雄帖，召集武林正宗七大门派掌门到天山商议对付“复仇使者”之事。

“病公子”之意，此是千载难逢之机，可趁此江湖人心惶惶，武林动荡之时，一举剿灭武林，为朝廷除绝后患。

西门鹰接书后，喜出望外，遂连夜面呈乾隆皇帝，请求带兵奇袭天山，将邓禹秋及七大掌门一网打尽。

乾隆皇帝自从得了香妃，白日尚且懒理朝政，更何况夜间。遂让太监传旨：一切事均由西门鹰全权办理。

西门鹰受宠若惊，于是火速聚集绿林黑道高人名将，一路飞骑杀奔天山而来。

旭日初升，马队已接近峡谷口。只见峡谷里迷雾淡去，两边的山上怪石嶙峋。草盛树茂。此时已是暮春，峡谷底藤草丛生，野花遍地。

西门鹰催动胯下火龙驹，眼观六路，机警异常。突然见左边的一棵树间有一物一晃即逝。他疑是有人，便蓦地抽出飞虹长剑。只见蓝光一颤，恰似一道云虹划过，熠熠闪光。这一路，虽然平安无事。但难说没有人在暗中追踪。

西门鹰长剑一出，身后所有官兵也都兵刃出鞘，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以备一战。

马队仍然缓缓前行，杀气也似乎越来越浓重。

然而，毕竟是虚惊了一场。前面已经望见了峡谷出口，仍然没有大敌相扰。

西门鹰紧催坐骑，率先冲到峡谷口。他刚想长舒一口气，把飞虹长剑入鞘，猛然见路中央不知何时早立着一个人。

这人身法之快确是令人惊异。西门鹰可谓是天下武林数得着的非凡人物，早年拜“东方剑神”五枚禅师学练剑法，投靠清廷后又跟清廷护国法师奇风天佐学演魔功绝技，而今天竟未见面前这人从何处悄然而至。

只见面前这拦住去路之人，正立在谷口上，将西门鹰一路马队全部挡在峡谷里。只见此人双腿叉立，身高八尺有余，须发皆白，面若冰霜。身穿紫衣长袍，腰系丝绦，上插一把竹笛，双臂抱在胸前。这老者看上去年近古稀，但丝毫不显老象。

西门鹰看毕催马近前，双拳胸前一抱道：“敢问前辈贵府何处，尊姓高名？”

那老人闻言，收回远眺的目光，冷冷地扫了一眼西门鹰，旁若无人地道：“老夫来自东瀛，在此等候江南五大山庄的人。”出言内力充沛，声若洪钟。

“复仇使者”！西门鹰大吃一惊道：“前辈怎知他们要路过此地？”

西门鹰知道五大山庄的五位庄主就在身后马队里，莫非自己奇袭天山事泄？

谁知“复仇使者”怒道：“你的话说得太多了，速让五大山庄的人出来受死，否则你等谁也休想过去！”

西门鹰正待说话，突然身后一阵马嘶，回头见从马群中奔出五匹骏马。来者正是江南五大山庄的五位庄主：前面骑白马的大汉是云梦山庄庄主神鞭镇三山张泰祖，面皮白净，三络长须，手执达摩长鞭。随后的两匹红马上分别坐着云华山庄庄主天刀无敌徐光耀和云霞山庄庄主霸王棍赵九州。徐光耀绰号“赛关公”，手执青龙偃月刀。赵九州是黑面大汉，手执一条浑铁大棍，威猛无朋。最后两骑黑马上端坐着云阳山庄庄主魔鬼影凌虚子和云秀山庄庄主铁拳定乾坤冯子道。凌虚子手使一条五钩追魂枪，冯子道手执一柄青锋宝剑。这五位庄主年纪都在五十岁左右，各个相貌迥异，风采不俗。

这五位庄主来到西门鹰跟前，霸王棍赵九州在马上朝西门鹰微微颌首道：“大总管，休要和他罗嗦。我五大山庄的人光明磊落，岂是畏刀避剑之辈？待我等清除路障，我们再奔路不迟！”。

西门鹰此时也想看看这被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复仇使者”功夫究竟怎样，正好让赵九州等人一试，于是便道：“你等要小心才是。”

赵九州并不答话，早跳下马来，手擎浑铁大棍直奔“复仇使者”而来。

“复仇使者”见一黑面大汉手擎大棍奔来，似半截铁塔，如凶神恶煞。待赵九州到了近前，便冷冷道：“阁下可是五大山庄的？报上名来。”

“云霞山庄庄主赵九州便是！”

赵九州生来勇猛，性如烈火。适才在马队中听得有人找五大山庄的人复仇，早已按捺不住，所以不等别的庄主

发话，便独自擎棍出阵。

“好，动手吧！”

“复仇使者”眼里顿然杀机涌起，他放下抱在胸前的双臂，右手五指疾速地伸张，抓合。

“看招！”赵九州闻言大吼一声，早将身形腾起，双手抡棍自上而下，一招“力盖金冠”迎头砸下。

这一招威猛绝伦，力重万钧，铁棍破风一声尖啸，震人心魄。

西门鹰在一旁看得真切，心中暗忖：久闻江南五大山庄庄主俱是武林英豪，今日一见，果然了得。亏自己略施巧计将这些人收买过来，否则日后必是朝廷的劲敌。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震天长啸，若半空龙吟。西门鹰定睛再看时，赵九州眨眼间已被击塌天灵盖，尸横地上。

再看“复仇使者”，已将手中竹笛插入腰间。至于拔笛出招，似乎只是一瞬间之事。只一招便击毙赵九州于笛下，功夫出神入化，匪夷所思。

这时，只听一声大吼，张泰祖已经冲到了“复仇使者”面前。他并不答话，手中达摩长鞭一招“空中揽月”，击向了“复仇使者”。

张泰祖与赵九州素来交情甚厚，今见赵九州命丧此地，早已心肠欲断，胆肝俱裂，恨不能一鞭将这神秘老人击毙。于是出招便使了一个杀手，欲一招结果“复仇使者”。

这一招是张泰祖多年苦心悟出，满以为出招必胜。却不料那鞭头还未接近对手，只见那“复仇使者”身形迅疾飘起，接着感到头顶天崩地裂般地一响，双眼一黑，栽倒在地。

西门鹰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由暗暗称奇。这“复仇使者”武功真是十分了得，身形飘动飞跃，如鬼似魅。这时，“复仇使者”已将手中竹笛插进腰间。

看见那竹笛，西门鹰猛然一惊，心屏上蓦然闪出一个人影“神笛天魔冷雕”！难怪这“复仇使者”出手如此凌厉凶狠，原来是“神州五魔”之首。但是，西门鹰又感到此事绝无可能，若是神笛天魔冷雕还活到今天，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而这“复仇使者”最多不过七十岁，那么，此人若非冷雕又会是谁？

这时只见天刀无敌徐光耀已下了坐马，擎青龙偃月刀正要去战“复仇使者”。西门鹰催马拦住徐光耀道：“你去不也是白白送死？”

说完，催马来到“复仇使者”面前道：“前辈功夫果然十分了得！令在下钦佩。我想问一个人，不知前辈可认识神笛天魔冷雕？”

“复仇使者”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旋即不见。他森然道：“不知所问为何？”

“因冷雕是在下师伯。如前辈与冷雕有旧，能否看在下面上暂且饶过他们三位，待他们随在下战完天山后再讨公道。”

“你是何人？”

“在下乃清廷侍卫总管西门鹰。”

西门鹰话音未落，身后顿然有人冷叱一声，随即有两条黑影快疾无朋地在马队里跃起，直向旁边的密林里追去。西门鹰回身见了，知道又生异情，手下高手已经寻声追去。他回过头来，面前已空无一人，“复仇使者”早已不知去向。

西门鹰大骇，此真乃奇人！来无影去无踪，轻功已经到了功臻化境的程度。显然，此人与神笛天魔冷雕有旧，听自己这么一说，便给了这个脸面。武林中人最讲的是“义气”二字，幸亏自己深知这点，才顺嘴胡诌神笛天魔是自己师伯。如若不然，今天恐怕五大山庄的庄主都要丧命，自己奇袭天山之事也唯恐因此而误。

西门鹰见“复仇使者”悄然离去，刚要带队继续前行，这时凌虚子，冯子道催马近前，抱拳施礼。凌虚子道：

“多谢总管仗义直言，以救我兄弟之性命。日后我兄弟愿跟随总管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西门鹰闻言笑道：“阁下言重了，我等同为朝廷效力，以报皇恩。”

说完便留下人埋葬张泰祖和赵九洲的尸首，然后又催马前行，三位庄主亦随后而进。马队走出了峡谷，眼前已近天山。就在这时，西门鹰见前面不远的树下立着四个人。

这四个人似乎正等他们。他紧催火龙驹，赶到近前一看，这四人为三男一女，两个男的正是自己请来的魔侠“塞北二妖”滚地雷蔡风和追风电楚秋。

见西门鹰马到近前，追风电楚秋便抢先一步，领首道：“禀总管，适才楚某与蔡兄视树上有人行动异常鬼祟，便飞身追去，在此将两人擒获，交总管审问。”

“哈哈！”西门鹰狂笑道，“果然塞外魔侠名不虚传，出师必捷，首功一件。”

说罢，便去看那两个被擒获之人，乃是一男一女，均在二十岁左右。那女的身着淡红色的绫袄，足踏淡绿包薄底弓鞋，鞋上有两只红绒球，头包一方青巾。柳眉杏眼，粉

面朱唇，身材修短适度，确是个绝代佳丽。再见那小伙子，一脸憨厚朴实，身材健壮，一身仆人打扮。想来必是谁家闺秀携手下仆人游玩至此。这两人都被点了穴道，木立不动。

西门鹰示意把二人穴道解开，又凛然一笑道：“本总管有话问你们，你们要从实说来。”

“大爷，我们不是坏人，我们……”

那小伙子早扑到马前，双膝跪下哀求，吓得不知所措。那女的也立在一旁兀自颤抖。

“你们家在何处，姓甚名谁？”

“大爷，我们是洛阳的，我家老爷，也就是她的父亲是洛英大侠江尚元。因‘复仇使者’前几天杀了我家老爷，尊我家老爷遗命，让飞天大侠沈南川带小的和我家小姐江雪梅到天山投奔中原大侠邓禹秋。不想半途碰上了大爷们也‘复仇使者’打仗，我们就躲在了树上，后来，就被这二位英雄抓了来。”

这小伙子虽然很害怕，但话却说得还算顺畅。

西门鹰闻言脸上掠过一丝阴笑：原来是洛英大侠的女儿和仆人。

早听说武林中有四大侠客，结为异姓兄弟。老大是中原大侠邓禹秋，现为武林领袖立掌天山派。老二是宏义大侠铁青云，因云游天下，行侠仗义，得罪很多黑道中人，二十年前被人联手杀害。老三就是洛英大侠江尚元，现在也死于“复仇使者”之手。老四是飞天大侠沈南川，此人所以称飞天大侠，因为他轻功乃武林一绝，追光逐影，奇快无比。

“你二人想必也会些轻功吧。”西门鹰冷冷地道，“不会功夫怎么能躲在树上？”

“老爷在世时，小的和我家小姐曾学些皮毛。”小伙子答道。

“那沈南川现在何处？”西门鹰冷叱。

“飞天大侠遇见你们时，说你们必是趁天山群英聚会时奇袭天山，便让我二人随后，他先到天山报信去了。”

“啊！”西门鹰大吃一惊，只见他一双鹰眼圆睁，精光暴射，对“塞北二妖”道，“将他二人先看起来，我们马上攻山，事不宜迟！”

说完，轻伸猿臂，抽出飞虹长剑，长啸一声，紧催胯下赤炭火龙驹，直奔天山冲去。

身后兵将见状，亦各执兵刃，齐撒缰绳，随后跟来。

到了天山口，一条迷津似的小路向山顶盘旋而上。

西门鹰弃马离鞍，他让“八旗四猛”带领二百御林军在山下等候，一旦山上杀起来即刻攻入，胜则可以助战，败则可以接应。然后，亲自率一百名字内武林高手，施展绝顶轻功飞身上山。

一时间，天山脚下磨刀霍霍，杀气森森。西门鹰带着手下高手名将，小心翼翼地扑向镇八方邓禹秋的住居碧云山庄。

这碧云山庄位于天山主峰的半山腰，建在一处断崖之上。南面是斧劈刀削般的断崖绝壁，北面是巍巍山峰，高耸入云。若是寻常之辈，莫说是奇袭碧云山庄，就是接近山庄都十分困难，因为没有一定武功休想攀上峭壁，进入碧云山庄。

西门鹰所带之人是何等高手，个个是武林怪魔奇士，轻功都十分了得，穿林跃涧，攀山过壑都易如反掌。不多时，众人都来到了峭壁之下。

西门鹰运功凝神，仰面向上望去，只见碧云山庄位于断崖陡壁之上，隐约可见那红木屋舍。

再看面前这陡峭绝壁，光秃秃不见一草一藤，若无飞身提纵术或壁虎绝功很难上去。他顿然想起一句俗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收回目光道：

“众位侠士朋友，剿灭武林便在今日望诸君各显神威。只要是此举成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我用性命担保，万岁爷不会亏待诸君。来，给我冲！”

说完，率先施展飞身提纵术向上攀去。

众高手见西门鹰身先士卒，亦都各显神功，飞身攀援。捷似猿猴，快如狸猫。不多时，一百余名高手已全部攀上了几十丈高的悬崖陡壁。

西门鹰来到崖顶，见手下人都飞身上来，心中大喜，把手中飞虹长剑一挥，带众人杀向庄门。至了近前，众人顿然一怔，见庄门大开，里面空无一人。

“莫非这是空城计？”西门鹰怒道。

“总管，”西门鹰身边的凌虚子道，“想当年诸葛亮用空城计吓走司马仲达，是因那司马仲达多惧诸葛亮有埋伏。今日我们已神兵天降，还怕他邓禹秋有埋伏吗？依愚之见，应使人先进，查探虚实，以防不测。”

西门鹰闻言心想，世人都知这凌虚子鬼诈多端，老谋深算，今日一见，果然不假。日后留在身边必能多有用处，得此智多星一人，胜过那莽夫勇将十人。于是便对身边的

人群道：“不知哪位英雄敢进庄以探虚实？”

“我等愿往！”

话音未落，人群人便响起一声暴喝。

西门鹰一看说话的是“太行四剑客”老大追风剑客冷虹。其余的三位剑客执剑立在他身后，乃是赶月剑客江帆，夺魂剑客沙雕，玉面剑客凌峰。遂喜道：“好！那就有烦四剑客了。”

话音未落，只听一阵长啸，：“太行四剑客”早已飞身而去，转眼间便进了山庄。身形之快，如同一阵轻风拂过。

西门鹰运功调息，凝神静听，若里面喊杀声起，准备立刻带人冲入。其余高手也都佇立他的左右，屏息静待。

功夫不大，忽见眼前四条人影从庄内一闪即至，定睛看时见是“太行四剑客”去而复返。

到了西门鹰近前，追风剑客冷虹道：“回总管，此乃一空庄，我等搜遍全庄并无一人。”

西门鹰闻言冷哼一声道：“果然给他们溜了！好，给我放火烧庄，让邓禹秋尝尝我的厉害！”

有人闻言便要冲进庄里引火。

就在这时，半空中传来一声大吼，犹如一声炸雷平地响起：“慢！西门鹰你听着，我天山与你本无仇怨，今日你何苦出手相逼？朝廷与武林之恩怨亦非一日所能了结，你又何必如此争强好胜！我武林不想过多与朝廷结怨，所以你带兵来天山一路畅通无阻，为所欲为。倘你等敢蔑视武林，我等必让你们进得天山出不得天山！信我良言，你速回师京都，我们两者无犯，冤仇宜解不宜结！”

这些话，众高手包括西门鹰都听得满耳，却不见说话

人身在何处，个个惊惶失色。

西门鹰脸色铁青，佇立执剑不动。他此刻亦是进退两难，若是放火烧毁了碧云山庄，在群豪面前也算过得去，若是一无所获，狼狈回师，岂不劳而无功，被人耻笑？但若真的与邓禹秋在此决战，想那邓禹秋身为武林领袖，一呼百应。而自己区区百十人，亦无必胜之把握。

正在他为难之际，只听身边凌虚子道：“总管，你可听见？这说话的便是镇八方邓禹秋，其声如奔雷，可见内功修为之深。他用的是‘千里传音术’，想见人必不在庄内。若无极高内功修为者，纵然会用这千里传音术，声音也断不会如此清楚。依愚之见，邓禹秋所言不差，朝廷与武林之恩怨亦非一日所能了断。化三年之冰雪，非一日之春风，剿灭武林当从长计议。我们若在此血拼，他们已有准备，况且占天时地利，不知这其中又有多少暗设机关，我们人生地殊，焉能不败？不如暂且回师，另俟良机而动，武林不愁不除。”

西门鹰闻言突然仰天狂笑起来。

众高手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第二章 血溅狂涛

凌虚子见西门鹰狂笑不止，遂问道：“总管因何发笑？”

西门鹰正色道：“我只笑那邓禹秋，身为武林领袖，徒有虚名。见我等神兵天降，却躲得无踪无迹，连面也不敢露！想来他是被诸位的神功魔技吓破了胆，不敢出来决一死战。既然如此，我等便饶过他一次，走！”

说完，调头朝断崖峭壁走来。

众高手都十分高兴，因西门鹰一席话对他们大加赞扬，很是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所以各个趾高气扬，簇拥着西门鹰飞身离开碧云山庄，落下庄前的断崖。

在这些人中，唯有凌子虚嘴边滑过一丝冷笑。他知道西门鹰是在众人面前给自己找个台阶，由此可见西门鹰的狡诈。但邓禹秋的谋略深厚。也足以看出，倘若逞一时之

豪气与西门鹰血战，那么纵然依天山险峻，仗武功绝顶，而西门鹰人多势众，其结局亦难免两败俱伤。如此一来，和朝廷冤结重深不算，且说那东瀛来的“复仇使者”又如何对付？每日必有几位武林英豪丧身其魔笛之下，长此下去，武林元气必大受损伤，而邓禹秋避西门鹰之锋芒，再去全力对付“复仇使者”，此乃明智之举。至于这些奥妙，其他人自然不会知道。

西门鹰率领众高手落下断崖，疾速回到天山脚下，与守候那里的“八旗四猛”说了句“回朝复命”，然后拉过自己的赤炭火龙驹，飞身上马。这时众高手也都纷纷上马，西门鹰催动坐下马，飞也似向回路奔去。众高手和御林军也急撤缰绳，紧催坐骑。马队扬起一路尘埃，扬长而去，

眼见马队离开天山远去。无踪无迹。这时从碧云山庄后面的巨树上飞身落下六个人来。

这六个人都身着黑色武士劲装，手执兵刃。他们互相”看了看，都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然后，又都飞身进了山庄，径直来到山庄最后靠近山腰的一幢红木房子前。其中四人推门进屋，余下二个抖身飞上门前的两株巨树，藏起身形，担任警戒。

推门进屋的四人又留下两人在门内两侧站定，另外两人这才径直走到室内。

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厅，玉案红椅，墙上悬挂字画，显得古朴纯香，幽静清雅。两人中为首的一人，把北面墙上的一轴巨画卷起，墙上赫然显出一个暗门，与墙壁同一颜色。那人按动隐在墙上的机关，暗门慢慢开启，两人便一闪身形进了暗门。巨画等暗门一关，复又垂落，与原来一模一

样。

进了暗门的两人，顺着一条窄长的暗道向里走。这暗门乃是掘进山中一个秘洞的洞口。从暗门进来，便已进入秘洞之中。

暗道里黑乎乎的，两人不言不语，一前一后，用踏雪无痕的轻功绝技，脚下声音十分微弱。

不多时，暗道蓦地宽阔起来，同时出现一些光亮。这两人直向光亮处奔来。远远便见洞府之内明灯高悬，人头攒动。原来却是武林领袖邓禹秋正和七大门派掌门在此秘议驱除“复仇使者”之事。

两个人到了近前，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朝一位高坐在一把虎皮椅上的红面大汉施礼道：

“禀师父，西门鹰带领御林军已出天山，回京都去了。”

那红面大汉闻言，紧蹙的眉头，略略舒展，颌首道：“知道了。”

这红面大汉六十来岁的光景，剑眉虎目，气宇轩昂。他便是武林领袖，号称中原大侠的镇八方邓禹秋。

此刻邓禹秋环视了在坐的七大掌门一眼道：“诸位武林同仁，适才我弟飞天大侠沈南川所言，大家亦都听见。‘复仇使者’的血杀令已到黄鹤楼，欲与‘长江三龙’决战。依愚之见，‘长江三龙’亦难脱厄运。我们要想一万全之策，以速解武林之危，不知在座有何高见？”

“正是，要尽快想个办法，这‘复仇使者’一天不除，武林就一日不得安宁。”

邓禹秋身旁一个白面短髯的中年人附和道。这人面目清秀，仪表非凡，猿背狼腰，二目中闪着精明强悍。此人

正是飞天大侠沈南川。

“依老衲之见，这‘复仇使者’奇功盖世，绝非等闲，宜联手除之。”

坐在邓禹秋对面的黑瘦的法慧大师发话道，法慧大师乃是少林掌门。

“大师之言，贫道不敢苟同。想我中华泱泱大国，对付一区区东瀛小寇尚要联手，那么我中土瑰宝之武术岂不为后人留下笑柄！自古兵来将挡，水至土掩。焉有以多欺少之理？贫道不才，愿亲赴黄鹤楼迎战‘复仇使者’。胜负之后，再作决策，不知邓大侠意下如何？”

邓禹秋举目一看说话之人，年龄七旬开外，身着紫道袍，黑赤面上密密匝匝长满紫髯。其二目如电，声若钟鸣，正是峨嵋派掌门大师紫髯公。他刚要发话，忽然从座席上站起一个白袍道人，手执拂尘，修眉朗目，白面银须，发话道：“紫髯大师欲战‘复仇使者’，贫道愿躬身陪往。”此人正是昆仑派掌门玉面真人。

邓禹秋见状，抚须大笑道：“好！今天二位掌门亲身前往，出师必捷，在下代表天下武林众苍生致谢二位！在武林垂危关头，能挺身而出，此乃武林之幸甚！”

说毕又转对身旁的沈南川道，“四弟，你火速赶赴黄鹤楼，如‘复仇使者’已去那里，要想办法阻止其与‘长江三龙’决战。待二位掌门去后再作商议，免得他们白白陪了性命！”

沈南川闻言，挺身而出，双拳胸前一抱道：“不劳大哥叮咛，小弟去矣！”

话音未落，身形已向洞口斜飞而去。其轻功使在座的

各身怀绝技的掌门也叹为观止，自愧弗如。

黄鹤楼乃是中华名楼之一，虎踞长江之畔。登楼高眺，孤帆远影，长江流向天际，蔚为壮观。使人涌怀古思今之雅兴，生腾飞华夏之豪情。墨客骚人，多会于此，吟诗提赋，以壮楼威。

而现在，杀手武夫却欲在此刀剑相拚，一决雌雄。

其时已近薄暮，残阳如血，江风微拂。黄鹤楼沐浴在落日余辉中，朦朦胧胧给人以无限神秘之感。

黄鹤楼下，佇立着一紫衣长髯老人。双臂合抱在胸前，面对涛涛长江，冷面如冰。站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一动不动。突然，那冷目之中闪过一丝光亮——原来江面上一叶飞舟顺风飘来，转眼间便到了岸边。从舟上跃下了五个人，都是虎彪彪的年青壮汉，挂刀佩剑。不用说，必是来迎战的“长江三龙”等人了。

“复仇使者”依然一动不动，旁若无人。

这时，只见那五人中一个穿蓝色武士装的虬髯大汉抢步来到面前。双拳一抱道：“阁下可是‘复仇使者’？”

“复仇使者”闻言用鼻子冷哼一声道：“你何人？”

“我等便是‘长江三龙’，接阁下血杀令后特来迎战！”

“好！动手吧。”

“复仇使者”已经放下合抱胸前的双臂，二目仍然凝视长江滚滚狂流，根本不把身旁之人放在眼里。

这虬髯大汉便是“长江三龙”的穿云龙郭铁，他见“复仇使者”视他犹如草芥，遂恼羞成怒，伸手在腰间拔出鬼影钢刀，一招秋风扫落叶，破风声响起，那鬼影钢刀斜刺里扫向“复仇使者”后颈。